

## 第一章 在家地位低

美麗的大蒼山腳下，一條寬闊清澈的河流蜿蜒而過，這條河流四季奔流不息，養育了河岸幾百戶的村民。

在河東有一戶普通的村戶，那家人姓裴，家裡只有三口人，前兩年冬天，裴家的當家人裴進財病故了。他的突然離去，讓裴家背了不少債務，原本就不富裕的日子也變得更加緊巴巴。

今日雞已啼過第二遍，寡婦周氏伸腿將女兒給踢醒。

「快起來！都什麼時候了還只知道睡。」周氏不悅的嘮叨。

裴巧蘭揉揉眼睛，打了個呵欠。她還睏得很，但娘一直在耳邊嘮叨，她不得不睜開眼，懶懶地拉過一旁的棉襖，摸黑往身上套。

周氏自然是捨不得點一盞油燈，儘管外面還是黑乎乎的一片。

裴巧蘭用力一拉棉襖，胳肢窩處就聽得「刷」的一聲響，看樣子又破了個洞。她有些沮喪，一會兒又得縫補了。

裴巧蘭穿上有些不合腳的鞋子，漆黑一片的屋裡找不到梳子在哪，她也顧不上了。周氏已經開門走了出去，一陣冷風灌進屋子，裴巧蘭還沒來得及繫好衣帶，那冷風吹得她身子哆嗦了一下，接連打了兩個噴嚏，喉嚨也有些乾疼。糟糕，這是要生病的前兆。

家裡窮得都快揭不開鍋了，哪裡還能再養個病人？裴巧蘭想到這裡連忙裹緊了自己。

裴家的一天自此拉開序幕，周氏忙著清掃院子、準備豬食，而裴巧蘭負責的就是準備早飯。吃過早飯還得忙別的活，家裡柴禾沒多少了，得進山裡去拾柴，還要去割豬草，處處都是活。

吃早飯的時候，周氏交代女兒：「將那兩個雞蛋都留著，明天妳哥哥應該就能回來了。」

裴巧蘭自然清楚，家裡不管什麼好東西都是留給哥哥的。

自父親去世後，哥哥就背上了父親用過的那把弓，進山去獵些野味拿到城裡賣，換些油鹽回來，代替父親成為了一家人的依靠。母親身體不大好，特別是入冬以後變得更加糟糕，家裡的大小事也就落到了年僅十五歲的她身上。

飯後，裴巧蘭回房找了針線將衣服的破洞處匆匆補好，才背了背篋，拿了柴刀上山砍柴去。

剛出門不久，她就遇見村口丁家的兩個媳婦。其中一個是陳氏，與周氏差不多的年紀，兩人一前一後相繼嫁入這桃花村中，兩家也偶有來往，裴巧蘭見了，少不得要稱呼一聲。

「丁家嬸娘！」

陳氏笑呵呵的點頭道：「巧蘭進山去啊？」

「是，家裡沒柴燒了，我去打點柴。」

「哦？就妳一人？妳哥哥呢，沒和妳一道？」

裴巧蘭忙道：「哥哥進山了，還沒有回來。」

陳氏聽了，少不得要關心兩句。「妳可當點兒心，一個姑娘家家的，山裡可不好走。」

「是，多謝孀娘關心。」裴巧蘭略招呼兩句就告了辭，繼續往山裡去。

陳氏的妯娌望著她離去的身影和陳氏道：「裴家養的這個小姑娘轉眼間成大姑娘了，倒是長得眉清目秀，惹人喜歡。」

陳氏笑道：「誰說不是？裴家丫頭長得甜，嘴也甜，人還勤快，將來我可要好好的替她張羅一門親事，也不枉她天天孀娘長孀娘短的叫我。」

陳氏是遠近聞名的媒人，附近幾個村裡誰家都喜歡找她做媒，聽說經她撮合的那幾十對，每一對都過得和和美美的。

陳氏的妯娌又道：「這巧蘭都是大姑娘了，她哥哥年紀也將近二十了吧？早就到了娶親的時候，妳沒想過要給裴家老大說門合適的親事？」

「哎，我怎麼沒有？早兩年的時候春香可是再三的拜託我，我也給說了幾門了，但都沒成啊！如今裴家當家的死了，裴家背了一堆債，日子越過越窮，哪裡還有姑娘願意嫁到裴家來？」春香便是周氏的閨名。

裴家窮，這是不爭的事實，不過對裴巧蘭來說，父親一走，不僅是家裡沒錢而已，而是這世上又少了一個關心她、愛護她的親人。

裴巧蘭走了老半天，終於到了大蒼山的腳下，她抬頭仰望跟前的大山，知道哥哥就在這深山裡，卻不知在哪一處。她握緊了手裡的柴刀，沒有猶豫便往山裡走去。山裡人家，自然是靠山吃山，她這十幾年進出大蒼山也不知多少回，山裡的每一棵樹、每一塊石頭都是極熟悉的，因此倒也不怕。

她沿著崎嶇的山路往深山而去，兩旁的古松長得很是高大，即便到了冬季也很青翠。她低頭留意著腳下，拾一些掉下來的松枝，又砍了點枯掉的矮小枝幹。

地上鋪滿了厚厚的落葉，踩在上面有些軟綿綿的。她很快整了一捆枯枝，繼續往裡面走，只是走沒幾步，突地腳下一陷，接著就落入一個坑裡，幸好坑不大，她很快就爬了起來，要是掉入深坑，只怕再也起不來了。

一個個的松果落在地上，有些松果裡還有不少種子，裴巧蘭自然也沒放過，趕著拾了好一些。

走了一陣，她又看見上方的岩石處有一棵高大的苦楝樹，也有不少枯枝。

她手腳並用，費了好大的力氣才終於爬上岩石，來不及坐下來休息一會兒，又像猴子一般的往樹幹上攀去。

山裡長大的孩子，幾乎人人都會爬樹，裴巧蘭爬樹的功夫自然也不在話下，她身手敏捷，很快就到了枝幹上，選了個位子坐穩，拿起腰間的刀往看準之處一砍，枯樹枝就落了下去，許多苦楝子也猶如下雨一般紛紛掉下。

她砍好樹枝，才慢慢的下來，將那些枯樹枝齊整整整，用了茅草編的繩子捆好，接著又低頭去撿地上的那些苦楝子。這東西雖然無法直接食用，卻是一味藥，收集起來曬乾了拿到藥鋪裡去賣，一斤能賣三文錢。

她認真的收拾著地上的苦楝子，有些掉進厚厚的落葉層裡，只能用根枯樹枝將那些葉子翻開才行。

由於她太過認真，並沒有注意周遭的情況，等到回過神，才猛然發現竟有一匹狼從林子裡躡了出來，正虎視眈眈的看著她。

有狼！裴巧蘭嚇了一大跳，本能的拔腿就跑，可一不小心就從山路旁滑了下去，右腿被一塊尖利的石頭磕著了，立時感覺到一陣火辣辣的疼痛。

那匹狼似乎聞著了血腥味，更加觸發牠的野性，眼看也要躡下山來繼續攻擊。

裴巧蘭慌了，她沒有招惹這匹狼，怎麼就盯著她不放？她小臉嚇得煞白，伸手抓起地上的一把碎石子就朝那匹狼扔去，一面扔一面大喊，「滾！滾啊！」

那狼剛開始被這陣勢給唬住，有些不敢上前，後來見似乎並不足以為懼，便衝上來要撕咬她。即使裴巧蘭立馬拔腿就跑，可人哪裡跑得過狼？更何況因為驚嚇和受傷，她的腿根本就沒有力氣，也跑不動。

完了，完了，今天算是倒楣透頂，她的小命就要葬送到狼口了！她悲哀的大喊，「哥哥，救我！」

眼見那匹狼已經構著她的褲子，就要張嘴的那一剎那，卻突然倒了下來，只是倒下後也沒有鬆開裴巧蘭的褲腿。

裴巧蘭嚇得直哆嗦，下一秒卻聽見一聲焦急的呼喊。

「巧蘭，妳沒事吧？」

她循著聲音望去，只見有個身影從山道上縱身躍下，一路奔跑著朝她這邊而來。看見兄長的身影，裴巧蘭心裡一陣激動，終於哭了出來。

「哥哥，你要是再晚出現一會兒，我就被這匹狼咬死了……」

裴永州很快跑到妹妹跟前，蹲下身去看地上中箭的那匹狼，確認狼已經當場死亡，又見妹妹只是受到驚嚇，並沒有被狼撕咬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

「妳受驚了。」

裴巧蘭擦了一把臉上的淚水，看著地上躺著的那匹狼，搖頭扯出一抹笑，「幸好遇見了你。」

「沒事了，我們一道下山吧。」

裴巧蘭點點頭，一站起身，腿上的傷口又是一陣疼痛，她咬牙堅持著回到岩石處，收拾好枯樹枝，將苔棗子都放進背簍。裴永州也趁這段時間將狼給捆好，兄妹倆才一道下山。

一路上，大夥見裴家小子獵回一匹狼，立刻引起村中不小的動靜。

一個老漢說：「大蒼山又出現狼？幸好給打死了，要不然闖到村裡傷人怎麼辦。」

周氏見兒子帶回來一匹狼，更是難得的露出笑臉。「還以為這次你依舊會白跑一趟，沒想到竟然獵到了這麼大的傢伙。」

「這匹狼差點傷了巧蘭，要是我晚一步趕到，還不知會怎樣。娘，山裡危險，以後別讓巧蘭獨自進山去。」

周氏聽了，卻平淡的回答，「家裡沒柴燒了，不進山找點柴禾，我們燒什麼做飯。」

裴永州蹙眉。「總有別的辦法，她要是出個什麼事，只怕後悔也來不及。」

裴巧蘭小心地褪下那條被狼咬過又被石頭劃過的褲子。她的膝蓋磕破了，血肉模糊的傷口疼得她倒吸了一口涼氣。

她忍痛找了一塊乾淨的布巾，將傷腿簡單的包紮了一下，盼望著能早日結痂。

「巧蘭——」裴永州突然走了進來。

裴巧蘭連忙拉過被子將自己裸露的雙腿蓋住。

裴永州沒曾想妹妹正在房裡換衣服，有些尷尬的背過了身。「抱歉，我不知道妳在換衣裳。」說著趕緊轉身出去。

裴巧蘭連忙找了別的褲子穿上，匆忙將自己收拾好，出了房門。

「哥哥，你找我有事？」

裴永州看了一眼妹妹。「我只是想問，我放在床下的那雙布鞋妳收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我給你洗乾淨了放在箱子裡的，我去幫哥哥找出來。」

看見妹妹走路的姿勢有些奇怪，裴永州忙在身後問：「巧蘭，妳的腿怎麼了？」

裴巧蘭連忙回頭答道：「沒什麼啊，好好的。」

好好的？好好的怎麼看上去有些不對勁？可裴永州也沒多想，和母親商量起該怎麼處理那匹狼。

「還是拿去賣了吧，總能換幾個錢。」

裴永州點頭。「也好，娘的藥沒了，賣了的錢正好給娘買藥。」

「我不吃那藥了。」

裴永州一臉詫異。「怎麼不吃呢？娘看起來並沒有完全好。」

「反反覆覆的哪裡好全？每個月光藥錢就一大筆，哪裡還吃得起，差不多就得了。」

知道母親是心疼錢，但裴永州還是不能苟同。「娘，藥還是得吃，您覺得林大夫的藥不見效，那麼明天您也跟我一道進城去，我們重新找個大夫瞧瞧。爹沒了，您就是我和巧蘭所有的依靠啊！」

周氏還是不想白花那個錢，喘息著說：「我病了也不是一天兩天，哪裡就能立刻要了我的命？你放心，我暫時還死不了。」

作為兒子，聽了這樣的話自然是難受。「有病就好好治病，錢的事我來想辦法。」

裴永州咬咬牙，轉身進了自己的房間。

裴巧蘭已經開了他房裡的箱子，找到了鞋。

「哥哥，喏，你的鞋子。」她將鞋子遞給兄長，卻見他愣怔在那裡，半晌沒反應，只能又喚了一聲，「哥！」

裴永州這才回過神，接了鞋子。

裴巧蘭不知她哥哥發什麼愣，也沒在意，因為這會兒還要忙著去做飯。

哥哥現在是一家之主，家裡有什麼好東西，自然要留給哥哥吃。

周氏將這幾日裡省下的雞蛋都拿了出來，裴巧蘭去菜園拔了一些小蔥，打算做一個小蔥煎蛋。

斜陽漸晚，裴家的小院裡漸漸飄出飯菜香氣。身為農家女，家裡又窮，裴巧蘭自小就接過洗衣做飯的活，也早就練出一手好廚藝，哪怕是再簡單不過的食材，只

要經過她的手，就能變成美味。

當她將做好的飯菜端上桌時，裴永州還在院子裡忙著竹編活。飯前，周氏依舊先上了香，擺上一副空碗筷，對著門口喊，「進財，回來吃飯了。」

自從裴進財走後，這個儀式從來沒有斷過，漸漸的也成了裴家人的習慣。

「哥，該吃飯了。」裴巧蘭也對著院子喊了一聲。

裴永州這才放下手中的活計，洗了手才進屋。

雖然天還沒有完全黑，但屋子裡的光線已經很昏暗。周氏少見的點了油燈，這也是兒子在家才有的待遇，平時只有她們母女倆，她是捨不得點油燈的，一入夜沒別的事就睡覺，畢竟燈油也是費錢。

周氏捨不得吃一口煎雞蛋，悉數都留給了兒子，裴永州只得主動給母親夾了一些。

「娘病著，更應該吃好一點。」

「你是家裡的勞力，不吃點好的，哪來的力氣？」周氏自然是搖頭拒絕。

「我年輕，有的是力氣，娘就別擔心我了。」說著他又撥了一筷子給妹妹。

周氏見了，明顯有些不高興。「這些都是留給你的，你顧著她做什麼？」

裴永州不甚在意的笑答，「當哥哥的自然得顧著妹妹啊，我就這麼一個妹妹，我不心疼她心疼誰去？」

注意到母親並不友善的目光，裴巧蘭乖乖的將雞蛋還回去，只低頭吃面前的那盤醬茄子。她知道的，家裡的好東西從來就輪不上她。

但裴永州是真心的疼妹妹，什麼好的都會給她私下留一份。

飯桌上裴永州說起了明天要進城的事，「明早我去一趟烏家，問問大勇要不要進城。」

「哥哥要坐大勇哥哥的驢車啊？」

徐永州搖頭。「我不坐，但娘該進城去重新找個大夫看看。」

周氏一聽這話，立馬拉下臉，固執道：「我不找什麼大夫，現在就挺好的。」說完也不吃飯了，放下碗筷就逕自進了裡屋，留下面面相覷的兄妹倆。

裴永州不禁歎息，交代妹妹道：「回頭妳好好勸勸咱娘。」

裴巧蘭吐了吐舌，小聲回答，「我說話要是頂用的話，早就不一樣了。」她一直都是這個家裡最沒地位的人，早就認清事實了。

攤上一個脾氣古怪又固執的娘，裴永州也是一臉無奈。兩人草草吃過飯，裴巧蘭俐落地收拾好飯桌，一個人鑽進廚房洗洗刷刷。

裴永州則繼續去編竹器，他得趕在明天編出來好拿到集市上賣，只是入夜了，天氣更加寒冷，他的手凍得有些僵，動作也就不那麼的靈活。

待裴巧蘭收拾好廚房，就見哥哥已經進了屋，坐在燈下繼續幹活。

「明天我和你一道進城去吧？我收集了一袋子的松子，兩袋的苦棟子，也不知能賣幾個錢。」

裴永州自然說好。雖說這些都是小玩意兒，換不了什麼大錢，但好過於沒有，錢就是一個銅子兒一個銅子兒攢下來的，他現在只有一個念頭，就是趕快將那些外債還清。

「哥，你的手指在流血！」裴巧蘭突地驚呼一聲。

裴永州被這樣一喊才意識到，肯定是剛才分心想別的事時不小心被竹篾給劃傷的。

裴巧蘭連忙去香爐抓了一把香灰，將香灰撒在哥哥的手指上，果然那血很快就凝固了。

「我不要緊的。」這麼點傷對裴永州而言根本算不得什麼。

「被劃了這麼長的口子還說不要緊，你真不當回事！大夫不是說過嗎？這些小傷口不處理好也會有麻煩。」裴巧蘭蹙著眉頭，開始想要不要再採取點別的措施。裴永州瞧著她一臉擔憂的樣子，無奈的笑了笑，伸手溫柔的捏了捏妹妹柔嫩的臉頰，「一點小傷，真不要緊，妳就別擔心了。」

裴巧蘭凝視著跟前的兄長，自父親走後，兄長似乎在一夜之間長大成人，獨自扛起了這個家裡的擔子。目前日子雖然過得清苦了一些，但她相信，只要他們兄妹共同努力，總能迎來春暖花開的那一天。

「哥哥編的這個背簍比爹爹做的還要精緻，肯定能賣個好價錢。」見哥哥不欲她擔心，她體貼的轉移話題。

「但願吧。」裴永州繼續手裡的活，並沒有停下來。

見狀，裴巧蘭也拿了針線來到燈下坐著，忙著手裡的針線活。兄妹倆各做各的，半晚都沒有說話。

半晌，裴巧蘭才又開口。「哥哥，將來所有的債都還清了，你想做什麼？」

裴永州愣了一下才道：「還清了債務啊……還是這樣過唄，也沒什麼特別想做的事。有空了就上山去打獵，農忙的時候就做田裡的活，手上要是有閒錢的話，就多買幾畝地吧。」

裴巧蘭順勢說：「地多了種不過來怎麼辦？」

裴永州一笑。「這還不好辦？找些佃戶來幫忙種就好，到那一天，我們的日子應該能好過不少吧。」

做個小地主？這是裴巧蘭想也不敢想的事，但真要有那麼一天，相信會是無比的美好。

她也忍不住想起未來的事。「等家裡有錢了，我們可以買耕牛，農忙的時候還能請幫工，這樣也就有錢給娘看病，還能有錢給哥哥娶媳婦，一家人的日子都有了奔頭。」

裴永州聽了這話默然不語，只趕著將手裡的活幹完。

裴巧蘭縫了幾針就覺得困，一個呵欠接著一個呵欠的打，裴永州見了忙說：「困了就去睡吧。」

「那哥哥編好了嗎？」

「差不多了。」

她這才起身伸了個懶腰，只是腿上的疼痛又清晰的傳了過來，使得她不得不放下手，暗自希望這傷能盡快好起來。

裴永州收拾好便去睡了，裴巧蘭吹滅了油燈也進了和娘親一起睡的裡房，摸黑脫

掉了外衣，一下子鑽進被窩，被子裡已經很暖和了，她將被子拉好就準備睡覺。周氏身上不大舒坦，躺在床上半天也沒睡著，看著黑乎乎的帳頂道：「巧蘭，妳丁家孀娘說要給妳哥哥說親，講了一戶隔壁村子姓田的人家。什麼時候我們娘倆去那家看看？」

聽見這話，裴巧蘭的困意頓時減了幾分，忙問：「娘打算給哥哥說嫂子了嗎？」

「他已經二十了，再不說就成了老大男，家裡再怎麼艱難也得幫他娶媳婦，裴家不能斷了香火，你們爹的孝期也滿了，正好說親。」

哥哥要說親了，只是不知田家姑娘是個怎樣的人。

在裴巧蘭的世界裡，她認為自己的哥哥是全天下最好的男兒。自小哥哥就護著她，不管得了什麼好東西總是想到她，不僅如此，她哥哥能上山打獵，據說射出的箭百發百中，從來沒有失過手，而且除了箭術了得，手也很靈巧，無論是編織或泥瓦活，從來都難不倒他。

在她眼裡，裴永州是無所不能的，三番兩次的救她於危難之中，簡直就是個英雄！有這樣的哥哥，她自然希望未來能有一位出色的女子做她的嫂子，她的嫂子要長得漂亮，還要溫柔賢慧……胡亂想了一通，想得眼皮都打架了，裴巧蘭才沉沉睡去。

周氏聽著外面呼呼的寒風，心道又變天了，興許要下雪，等到雪下來之前，得存夠過冬的糧食才行。

## 第二章 哥哥的維護

翌日，雪花果真輕輕的拍打著寧靜的村落，悄悄將山間、樹梢、房頂，都染上了自己的顏色。

當裴巧蘭推開門時，一陣凜冽的寒風襲來，差點讓她站不住，不過在看見院子裡積了一片白茫茫的雪時還是忍不住驚呼。「哇，真的下雪了！」

裴永州走了出來，輕輕拍了下她的頭，「妳是狗啊，下雪了這樣高興？」

「就是高興嘛。」裴巧蘭嘟了嘟嘴。

她想著今天要進城去，一早就煮了早飯，接著又在灶膛裡埋了兩個紅薯，等到紅薯烤好了可以在路上吃，勉強填飽肚子。

吃過了早飯，裴永州找麻袋來將昨天獵回的狼裝好，裴巧蘭也將要拿到集市上賣的東西全部都裝進背簍裡。

兄妹倆出門前，周氏再三叮囑。「天氣冷，你們倆可要早點回來。」見他們紛紛答應，又說：「別胡亂買東西。」

裴永州用了一根扁擔挑著貨物出門，一頭是麻袋，另一頭則是編的那些竹器活，他總共做了一個背簍，兩個籃子。

由於細雪紛紛，裴巧蘭的頭上蒙著一條藍色頭巾，裴永州則戴了一頂斗笠。

「哥，今天天氣不好，只怕不好賣。」

「不好賣的話還是拿回來。掙兩個錢不容易。」再有一個多月就要過年了，他只希望下次債主上門前能趕著還清一筆欠款，不然只怕這個年過得也不安生。

裴巧蘭腿上有傷，雖然出門前自己已經簡單的處理過，但因為天氣冷，還是凍得

她很難受，沒走多久就覺得身子沉重，腦袋也暈乎乎的，但她卻不能退縮，還要迎著風雪繼續往前走。

裴永州本來在前面走著，後來發現妹妹一直沒有跟上來，不得不停下腳步回頭等待。在風雪裡，妹妹的身影有些單薄，而且走得並不穩。這個妮子的腿有點不對勁，昨天他就看出來了，今天大概是更嚴重了？早知如此，就不讓她跟著出門了。等人走到跟前，他忍不住道：「巧蘭，要不妳還是回去吧。」

裴巧蘭吃驚的望著兄長，「為什麼突然讓我回去？」

「我看妳走路有些歪歪斜斜的，是不是身上不舒服？」

她連忙掩飾說：「我沒事，真的，哥哥！」她還要去街上買些線頭，這事哥哥代替不了。

「真的沒事？能堅持到街上嗎？」

裴巧蘭使勁的點點頭，為了讓兄長寬心，甚至還在原地蹦了兩下來證明自己真的沒事。

兩人這才繼續前行，走了一段路，他們看見一輛牛車，裴永州急忙伸手攔下，他看清了趕車的是杜老爹。

杜老爹見是裴家兄妹，忙招呼道：「是進財家的呀，快上來。」

裴巧蘭看見牛車，總算露出笑臉，對伸出援手的杜老爹笑著道謝。

裴永州將竹器拴好，把麻袋放上車，這才坐了上去，裴巧蘭也跟著上了車，他拉了妹妹一把，卻摸得妹妹手上冰涼一片，忙說：「妳去裡面坐好。」自己就坐在風口上，一路上與杜老爹閒話。

「老爹這是進城趕集啊？」

杜老爹笑著說：「是啊，只是今天天氣不大好。我是去拉桌子的，前幾天在張家的家具行訂好了的，今天才有空去拉回來。」

裴永州點點頭，又與杜老爹閒話了幾句。

天氣冷，牛走得也不快，不過車內確實比外面暖和不少。裴永州看了一眼妹妹，擔心的問：「身上暖和一點沒有？」

裴巧蘭笑著點頭。「哥，我沒事。」

裴永州卻是眉頭一蹙，暗道妹妹總是把這樣的話放在嘴邊。他坐了過去，挨著妹妹，又摸了摸她的手，依舊很冰冷，於是二話不說捉過她的手，放在衣服下面替她焐著。

「妳這個人還真會忍耐，身上哪裡不舒服就要說。」裴永州輕斥，又捏了捏她的衣裳。巧蘭雖然穿著棉襖，可襖子很單薄，在他的印象中應是母親穿過的，後來才扔給巧蘭，也不知縫補過多少次了，裡面本來就沒剩多少棉花，早就不保暖了吧……

他沒多想的攬過妹妹的肩膀，將她緊緊抱住，想把自己溫熱的體溫帶給她。

抬頭看見兄長那雙黑漆漆的眼睛，裴巧蘭突然想起昨晚母親說過的話。他們兄妹不應再如小時候那般，怎樣的親暱玩鬧都沒事了，哥哥就要說親，她很快就要有嫂子的。她連忙輕輕掙開兄長的擁抱說：「哥，我不冷。」



「乖乖聽話，別亂動。」裴永州又將她拉了回來，緊緊抱住。

依偎在兄長的懷裡，果然溫暖了不少，裴巧蘭低了頭，不敢去看哥哥的眼睛。裴永州抱著妹妹，有些異樣的溫度隔著薄薄的衣物傳了過來，他突然用下巴貼了貼懷中人的額頭，這一貼便立馬反應了過來，又用嘴唇試了試妹妹額頭上的溫度。

「妳在發燒？」

「沒有啊……」裴巧蘭傻傻搖頭，自己都沒意識到不對勁。

「妳額頭上滾燙著，還說沒有！」裴永州簡直快被妹妹氣死，小聲斥道：「這時候再叫妳回去已經不可能了，妳就老老實實待著，一會兒我再帶妳去看看大夫。這麼大的人了，怎麼一點也不知道愛惜自己？娘的身體不好，若妳再病下了怎麼辦？」

裴巧蘭自然清楚，家裡已經有個病人，不能再添第二個，只是這不過是點小病，忍一忍就過去了，哥哥未免有些大驚小怪。「哥，你別生氣，我覺得自己沒什麼，沒有你想的那麼糟糕——」

「妳給我住嘴！」她總是將這些話掛在嘴邊，裴永州不悅的喊了一聲。

向來溫柔的哥哥竟吼了她，這讓裴巧蘭很是意外，知道自己真惹哥哥不高興了，她果斷的閉了嘴，不再說話。

裴永州緊緊抱著妹妹，對杜老爹求道：「老爹，能否請你快一點？我們急著趕路。」杜老爹笑笑，「好吧。」說著甩了一記鞭子，牛走得就快了一些。他轉頭看了一眼，見裴家兄妹緊緊抱在一起，暗想這對兄妹可真和睦。

靠著兄長的胸膛果然十分溫暖。裴巧蘭想起小時候也是這般，不管有什麼事，哥哥總是護著她。當初爹突然走了，她哭得跟個淚人兒似的，哥哥牽著她的手安慰道：「沒有了爹，妳還有哥哥，我們還有娘，這個家不會倒。」

從那天起，哥哥真的一人撐起了這個家，成為家裡新的頂梁柱。

這幾年過去，哥哥也迅速從一個少年郎長成了一位青年，期間從來沒有聽他抱怨過一句，但他應該也很累吧……

想到這裡，她難掩心疼的道：「哥哥，娘說丁家孀娘給你相了一門親事，是隔壁村的田家。娘還說什麼時候得空了就過去看看，哥哥要不要一道去？」

給他說親？裴永州倒也不意外，只是搖頭。「家裡的債還沒有還清，房子也破破爛爛的，說什麼親？沒得耽誤了人家姑娘，委屈了她。」

裴巧蘭卻笑，「人家姑娘怎麼就委屈了？要是那田家姑娘不夠漂亮，不夠溫柔賢慧，我還覺得哥哥受委屈了呢！」

裴永州沒好氣的捏了一把妹妹的臉，「就妳會說！」

牛車慢悠悠的走著，好不容易終於到了集市，兩人下了牛車，向杜老爹道了謝。他們要趕著先去處理手上的東西，裴永州擔憂的看了一眼妹妹。「妳能支撐住嗎？」

「沒事的。」

裴永州於是也不再多言，只想快點將手裡的貨物處理掉換了錢，好給妹妹看病。他先去賣那匹獵來的狼，狼肉沒什麼人吃，但狼皮值錢，所以當他們找到那個收

購野味的老闆時，老闆仔細的看了看說：「我小時候見過狼，不過像這樣大皮毛又好的，卻還是第一次見。」

裴永州討價還價了半天，最後賣了四錢銀子，竹器也順利脫手。裴巧蘭則將松子賣到炒貨店去，一袋松子大概三斤半，得了六十個銅錢。

最後她背著苦楝子往藥鋪走時，裴永州難掩憂心的問：「妳的腿是不是昨天就受了傷？」

「沒有……」

「又不說實話了，是不是？」他有些負氣的將妹妹往醫館拉去。

到了醫館，林大夫給裴巧蘭看了病，很快就得出結論。

「只是一般的風寒，沒有大礙，吃些藥發散發散就好了。」

裴永州蹙眉。「你再看看她的腿。」

聞言，裴巧蘭卻動也不動。

裴永州見她沒有動作，主動將她那條看上去有些不對勁的腿的褲腳撩了起來，只是還沒看見新傷，就被她小腿上那些或深或淺的一道道血痕吸引了目光。

「這些傷……」裴永州忍不住伸手輕輕碰了一下，像是想到了什麼似的睜大眼，「是娘打的？」

見迴避不了，裴巧蘭只好點點頭。

裴永州的眼中立刻充滿憤怒。「為什麼？為什麼她要這樣對妳？」

「我淘氣的時候……娘不過偶爾教訓一下我。」

聽著這樣的回答，裴永州心裡猶如針扎一般，接連追問。「都是什麼時候的事？為什麼妳一句也不肯和我說？」

她只是不想讓哥哥替她擔心，不想讓哥哥為難而已，不過挨了兩下打，也沒什麼要緊的，為了這事讓家裡不和睦，這並不是她想看見的結果。

她的沉默讓裴永州的拳頭慢慢攥緊，這樣的妹妹著實讓他心疼。

寫好藥方的林大夫走了過來，問道：「腿怎麼了？」

裴巧蘭這才趕緊將褲腳換到大腿上，露出簡單處理過的膝蓋傷處，將包著的棉布解開。

林大夫低頭細細的看了一番才說：「傷口並不算深，應該沒有傷到骨頭，只是簡單的皮外傷而已，擦點金創藥，慢慢的就好了。」

裴永州攥緊的拳頭隨著這句話才漸漸鬆開，顯得有些無力的垂在身側。他又道：「大夫，麻煩你給看看那些血痕要不要緊？」

林大夫這才留意到小腿的傷痕，正色道：「是誰下了這樣的狠手？」

裴巧蘭緊咬著嘴唇，一句話也不敢說。裴永州緊擰的眉頭更是像能夠夾死蒼蠅一般，他緊張的問：「以後會留下痕跡嗎？」

「不好說，不過我這裡有一種藥膏，拿去擦擦看吧，能夠好得快一些。」

「行，你拿來便是。」

後來算帳的時候，那瓶擦小腿的藥就花了好幾錢銀子，裴巧蘭很是肉疼，直拉著兄長說：「哥哥，我不用這藥也能好。」

裴永州拿她沒有辦法，只能用強硬的口吻命令。「什麼不用，這必須要用！女孩子留下些什麼疤痕，以後怎麼嫁人？妳再不聽話，我可不管妳了！」

為了給裴巧蘭看病，兄妹倆好不容易攢下的錢又去了一大半，拿了藥，兩人走出醫館，才發現原本只是小雪的天氣，一會兒不見，雪竟下大了起來。

裴永州身子一蹲，「妳到我背上來。」

看著那寬闊的背脊，裴巧蘭有些遲疑，最終還是爬了上去。

裴永州背著妹妹，裴巧蘭的背上還有一個背篋，他卻依舊走得輕輕鬆鬆，對他而言，身後的人太過於瘦弱了。

兩人將苦楝子拿到藥鋪賣，換了點錢後，又走了一段路，遇見一家包子鋪。

裴永州站定，讓巧蘭買了幾個包子帶上，巧蘭取出一個熱騰騰的，先塞進哥哥的口中，只是天氣冷，熱呼呼的包子過不了多久就涼掉了，即使如此，兩人依舊覺得心頭溫暖。

裴永州冒著風雪走了好幾里路，一路將妹妹背回家。周氏在家擔心了大半天，見兒女總算回來了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

裴永州對從自己背上下來的妹妹吩咐，「妳去床上好生躺著吧。」又和母親道：

「娘，巧蘭病了，就讓她好生休息兩天。」

「病了？什麼病？」

「風寒，然後腿上還有點皮外傷。」裴永州暫時沒有提妹妹挨打的事。母親和妹妹的身體不好，他自然將家裡的活都扛了起來，雖然外面下著雪，他還是冒著風雪出去幫忙提水。

周氏走進房，見裴巧蘭蒙頭大睡，走了過去問：「你們今天出去賣了多少錢？」

燒得迷迷糊糊的裴巧蘭道：「我不大清楚。」

「怎麼會不清楚？妳不是挺會算帳的嘛，錢是妳拿著還是妳哥哥拿著的？」周氏開口就跟她要錢。

裴巧蘭身上痠軟無力，高燒還沒有退下。她掙扎著起來，扯過一個布袋交給母親。

周氏伸手往布袋裡掏了掏，疑惑的說：「就這麼幾個錢？」

「……因為給我看病，花了不少錢。」

周氏聽了便有些不高興，「看病？一點風寒感冒而已，忍兩天就過去了，還特意花錢去買藥？」

裴巧蘭裝作沒有聽見，重新躺回床上。

周氏見她這樣，不免又念叨起來。「都多大的人了，也不知道愛惜自個兒，家裡欠了那麼多的債，哪裡還有那個閒錢供妳吃藥？再一個來月就要過年了，到時哪樣不要錢？債主上門了不要錢？」

裴巧蘭素日裡是個柔順的小姑娘，可如今因為病著的緣故，身上本來就不舒坦，又被這樣一通念叨，更是有些不耐煩，猛地坐了起來，第一次發洩了自己的不滿。

「誰教我生病，是我自己活該！」

周氏被這麼一吼，明顯愣了一下，後來便氣得去扯她的衣裳，愠怒道：「妳反了天！連妳娘也敢吼了？」

裴巧蘭又躺了回去，背對著母親無聲啜泣著，像極了一隻受了傷的小獸那般無助。周氏發了一通火，猶不解氣，還朝著裴巧蘭的背重重的捶了兩拳才甘休。裴巧蘭有維護她的哥哥，疼愛她的父親，然而卻一直得不到母親的關愛。在母親這裡，她一直是個可有可無的存在，高興的時候還能好好和她說兩句話，不高興了就任意打罵，這樣的家人她有時真想擺脫，然而卻是不可能的。裴永州忙完了外面的活，回到家時見母親正在廚房收拾柴禾，想了想便走了進去。周氏抬頭看了一眼兒子，終究不忍心責怪兒子亂花錢，於是沒出聲，沒想到反倒是兒子先開口了。

「娘，巧蘭向來乖巧，您就別打她了。」

周氏詫異的看著他，「她向你告狀？」

「沒有，巧蘭的性格您還不清楚嗎？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也不會開口，她腿上可都是傷，娘，我親眼看見的。」

周氏聽說了，緊抿著嘴，彷彿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一聲也沒吭。

裴永州見母親不表態就繼續說：「娘，巧蘭生得瘦弱，哪裡還能遭受得起這些打？她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您好生和她說道理，她是個聰明懂事的，肯定能聽進去。」

周氏聽到這裡不由得冷笑。「你口口聲聲維護著的好妹妹，你猜她今天怎麼了？」

裴永州一臉納悶。「她怎麼了？」

「她竟然敢朝我大吼大叫！這還有沒有規矩了？將來她若嫁到別人家去，也是這樣動不動就胡鬧，敢這樣頂撞公婆的話，別人回頭不還得說我們裴家沒有教養？趁著她還在家，我自然得把她教好，免得將來丟我們裴家的臉面。」

「娘，妹妹不好要教育不是不可以，但也不是您這樣的粗暴辦法。巧蘭她是女孩子，也還沒說親，將來的路還很長，身上要留下個什麼傷疤，遇上那些講究的人家，您讓她怎麼嫁人？您這樣不是打就是罵的，長久了只怕會毀了她。」

「講究的人家？我們這樣的寒門小戶還攀得上講究的人家？這不是說笑嗎！」

裴永州知道母親的觀念一時半會兒也轉變不過來，只好耐著脾氣繼續說：「娘，巧蘭還能在我們家待幾年？就這幾年裡還是好好的相處吧，將來她嫁了人，也有個娘家可以回。弄得太僵了，總是不好看的，您那麼在乎外面人的看法，難道就沒想過這回事嗎？」

這個兒子能說會道，周氏不識字，沒有讀過書，也不懂得那些大道理，要說教她是說不過兒子的，饒是如此，在她看來，父母管教不肖子女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所以這一次的談話也就注定不歡而散。

裴巧蘭在床上躺了半天，時而清醒時而昏睡，藥和飯菜都是兄長送到跟前的，她吃過之後就繼續睡，只是雖然吃過藥了，燒卻沒有退下去。

裴永州很是憂心，他答應過父親要好好照顧妹妹，自然不想妹妹出半點事，見巧蘭的病情一直沒有得到緩解，便和母親說：「娘守著她，我出去一趟。」

周氏不解的問：「你要去哪裡？」

裴永州沒有回答，拿了斗笠便腳步匆匆的出了自家院子。

等到他再次回來的時候，天色已晚，他不是一個人回來的，還帶回了一個大夫，不是林大夫，而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。

那位大夫姓常，先給裴巧蘭把了脈，隨即道：「燒了很長的時間了吧？我給扎兩針試試看。」

裴永州一直在旁邊守著，常大夫取了銀針來，幫巧蘭施針。

周氏見狀，只是在心中腹誹真是個愛惹事的臭丫頭！這緊要關頭，哪裡還生得起病？

在兄長的維護下，裴巧蘭仍舊清清靜靜的躺在床上養了兩天。到底是年輕，底子也不算太差，兩天過後她就好了大半，雖然還有些咳嗽，但是已不妨礙幫著家裡幹活了。

裴巧蘭俐落的紮起辮子，將換下來的髒衣服全部丟進木桶裡，接著提了木桶往河邊走。

下了兩天的雪，河面有些結冰，但只薄薄的一層，將那些薄冰擊碎便不妨礙洗衣服。

不過結過冰的河水可是刺骨的寒冷，手一伸進去，頓時就凍得通紅，跟胡蘿蔔似的，手指也僵硬得幾乎無法彎曲。

冬天的河水就是這樣，裴巧蘭將一件件的衣服打濕，忍著寒冷洗了兩件，才習慣那種刺骨的冷意，這時候忽地聽見岸上有人喊她。

「巧蘭，最近妳怎麼總不來找我玩？」

她抬頭看了一眼，是同村的玩伴孫青蓮。

「青蓮姊姊。」裴巧蘭露出笑臉。

孫青蓮蹲下了身子。「這幾天妳在家幹麼？」

「也沒幹什麼，生了兩天的病，在床上躺了兩天。」

「妳娘還會讓妳在床上躺兩天，可真是稀奇事。」孫青蓮拾起一顆石子朝河裡一扔，卻並沒有像往常那樣泛起波紋。

裴巧蘭嘿嘿一笑。「有哥哥護著我啊，所以偷了兩天的懶。」

孫青蓮一聽，又露出了笑容。「妳哥哥對妳真好，不像我那兩個哥哥，連話都不願意和我多說兩句，還會搶我的好東西。」

孫青蓮比裴巧蘭年長半歲，過了年的春天就要十六了，依舊待字閨中，之前曾說了幾門親事，但她母親都不滿意。

孫青蓮和裴巧蘭說了些最近她知道的趣聞，兩個同齡人相談甚歡，直到裴永州找了來。

「妳還沒好全又碰冷水了。」

裴巧蘭嘟著嘴抗議。「得了，我可不想再躺下去，再躺下去人就廢了。哥，我們山溝溝裡長大的女孩子沒有你想的那麼嬌弱，你看青蓮姊姊不也是那樣？你別太擔心了。」

孫青蓮見了裴永州，突然變得有些結巴起來。「裴……哥哥。」

裴永州笑著點頭。「青蓮啊，妳最近怎麼不愛來我們家串門子了？我妹妹總說無

聊，妳來我們家，多和她說說話。」

聞言，孫青蓮臉上一熱，感覺胸口跳得更加厲害了，連連說：「好，好。」

兩個小女孩交好，裴永州也樂見其成，妹妹多個朋友就沒那麼孤單。不過這個青蓮還真是膽小，每次見到他都是這樣緊張，他不過是個獵戶，能彎弓射箭，打些野獸回來，又從沒和人打過架，她害怕什麼？裴永州想到這裡，露齒笑道：「青蓮，妳很害怕我嗎？」

孫青蓮有些愕然，卻見他朝著自己笑，那笑容真是溫暖，就像春天裡的陽光一樣，心跳得益發厲害，臉上也滾燙一片，再也不敢直視跟前這個男人，忙別開臉否認。

「我沒有。」

這個樣子反倒像是更怕了，裴永州心道：一個小姑娘都怕他，看樣子他也有了惡名，可為了混口飯吃，他倒不在意這些。

見裴巧蘭已洗好衣裳，他主動提過木桶，兄妹倆一路說著話一道回家去。

孫青蓮還站在岸上那棵楊柳樹下，直到人走遠了，她才鼓起勇氣抬頭望著那個人的身影發呆。

有個這樣的哥哥真好啊，她十分的羨慕，可也就剩下羨慕的分了……她的心中又湧出一陣酸楚。

她的心事說不出口，母親也斷然不會讓她有這些小心思，一時間，心口充滿了各種酸甜苦辣折磨著她，這些五味雜陳，最終全化成一聲幽幽的歎息。

### 第三章 不滿意嫂嫂人選

裴永州兩人回到家，剛進院門就聽得堂屋裡傳來說話的聲音，是丁家孀娘。

裴巧蘭立馬心領神會的和哥哥眨了眨眼，「看樣子丁家孀娘是來給你做媒的。」

裴永州卻沉下一張臉，看起來並不高興，冷冰冰的回了句，「家都這樣了還娶什麼親。」

可他並沒有進屋打斷母親和陳氏的對話，兩人繼續高談闊論。

「最近天氣冷了些，等過了這兩天，我與妳一道去田家看看吧。」

周氏忙道：「好啊，我就等著這句話，到時候妳可要好好替我們家永州說幾句。」

「包在我身上吧，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姊妹，妳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再說永州和巧蘭還叫我一聲孀娘呢！」

兩人又商議了一番，陳氏才告辭。

周氏親自將陳氏送出院門，回頭見竹竿上已經晾好了衣服，廚房裡也傳來聲音，知道是女兒回來了，於是走進廚房瞧了瞧，就見女兒正在揉麵。「晌午吃什麼？」

「麵條，很快就做好了。」

裴巧蘭的手很靈巧，拉出來的麵條粗細均勻又不易斷，灶上的活交給她，周氏是放心的。

她也沒多少話和女兒說，淡淡的又問：「妳哥哥呢，還沒回來嗎？」

「他在自己房裡。」裴巧蘭頭也沒有抬一下，只專注手裡的活。

周氏聽了轉身就走，裴巧蘭這才抬頭看了一眼。她們母女間，恐怕如今只剩冷漠了吧……

周氏也不敲門，直接進了兒子的房間，裴永州正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，她見了不免有些生氣。「大白天的你睡什麼覺啊？」

「沒事做，只好躺著了。」

「外面的活都幹完了？」

裴永州含糊的應了一聲，周氏便找了凳子坐下來，看樣子是準備和兒子長談一番。見狀，裴永州自然不好再躺著，便坐了起身。「娘找我有事？」

「方才你丁家嬸娘來了，你怎麼也不去和人打聲招呼？」

裴永州哼了一聲。「都是熟人，也沒什麼招呼好打。」

「你這叫沒禮數，知道你丁家嬸娘來我們家幹什麼嗎？」

裴永州不耐煩的擺手。「她不是遠近出名的媒人嗎？來我們家肯定是為了說媒，我不想聽那些話。」

要是裴巧蘭和她這樣說話，周氏肯定就一個耳刮子過去了，但眼前是唯一的兒子，打不得，只能不悅地輕斥，「沒禮數！你丁家嬸娘可為你的終身大事操碎了心，你卻一點都不知道感激，還說這種話！」

「娘，我還不想成親。」

「為何？你都二十了啊！要不是家裡窮，早就該娶老婆了，我要是命再好一些，孫子都抱兩個了。」周氏瞪大了眼睛，弄不明白兒子整天到底想的是啥。

「正因為家裡窮，還欠了外債，拿什麼錢娶親？之前說過幾回了，那些姑娘家不都是嫌棄我們家沒錢嗎？還說什麼說，我看也是白費力氣。」

「這次和以往不同，聽說那田家養了四個女兒，一個兒子，家境也不大好。這次說的是他們家的二女兒，你丁家嬸娘和我說了，田家的要求不高，只要我們拿出誠意來，這門親事肯定跑不了。」

裴永州聽到這裡忍不住冷笑。「誠意？所謂的誠意就是錢吧，那田家養了四個女兒，肯定指望著能收一筆好彩禮，我們家可拿得出田家滿意的數目？」

周氏被說得無言以對，不過很快又道：「這都還沒相看呢，誰知道結果會如何？我說你也主動一點，之前我們就是太被動了，完全被女方家牽著鼻子走。你什麼都不缺，只要花點心思，難道還搞不定一個小姑娘？」

裴永州聽得雲裡霧裡，搞不清母親到底想的是什麼，可對於娶親這件事，目前他確實一點想法也沒有。

兒女婚姻大事自古由父母做主，周氏也只是和兒子通個氣而已，她家進財走了，這個家就得她說了算。

裴巧蘭這時已煮好麵條，將三碗熱氣騰騰的麵端上桌，裴永州聞到香味就過去了。

「大冬天的能夠喝一口熱湯，真是再舒服不過的事。」他滿足的說著，拿了筷子將碗裡的麵條攪拌均勻，大口大口的吃了起來。妹妹的手藝在他看來是天下無雙，不管什麼簡單的食物，只要經過妹妹的手，就能變成一道美味。

周氏也開始吃了起來，可她還病著，胃口並不是很好，一大碗麵她撥了一半給兒子，剩下的一半也吃得極慢。

兄妹倆吃飽之後，裴永州主動要替妹妹幹活，兩人一路說笑著就出去了。

聽著他們的歡笑聲，周氏默默的吃完了麵。家裡這麼多事，當家的雖然沒了，但她卻不能倒下，兒女的事她都得一肩扛起才行。

走出堂屋，就見那邊的屋簷下，兒子正替女兒整理耳邊的碎髮，兩人也不知在說什麼，女兒很是很高興的樣子，兒子卻是一臉的溫柔。

這一幕讓周氏一怔，心裡沒來由的有些慌亂。

當天晚上，周氏就警告起女兒。「巧蘭，妳是大姑娘了，就算面對自己的哥哥，也要注意言行。」

裴巧蘭不知自己哪裡做錯了，但還是點點頭。「我知道了。」過了一會兒又道：「娘，後天您要 and 丁家孀娘去田家吧，我可以和您一道去嗎？」

周氏答應道：「可以。」

得到了允許，裴巧蘭高興的笑出了聲。她也要看看未來的嫂嫂是個怎樣的人，或者說那個人夠不夠格當她的嫂嫂。

兩天過後，周氏要兒子一道去隔壁村的田家看看那個姑娘到底如何，裴永州卻沒什麼興趣。

「我和虎子約定好了要進一趟城。」

周氏不禁蹙眉。「你們進城幹麼？」

「當然有事，田家我就不去了。」他對說親半點興趣也沒有，正要出門，又被妹妹攔住。

「哥哥，你真的不想去看看田家那個姑娘？」

「有什麼好看的，不都是一個鼻子兩隻眼？她還能多長出一點別的來那才是稀奇事。妳那麼在意，就替我出面好好把把關就行了。」裴永州扯出一抹笑，輕輕拍了拍她的頭。

裴巧蘭「哦」了一聲，又好奇的問：「那你和虎子哥哥去城裡幹麼？」

「這個就不和妳說了，乖乖聽話。」

一聽這語氣是把她當小孩子一般看待，裴巧蘭便有些不高興，扭頭就走。

裴永州無奈的笑了笑，大步走出院門，一直到了村口的大槐樹下，虎子已經先一步到了，正在那裡等著他。

這邊周氏已經換了出門的衣裳，重新攏了頭髮，出來不見兒子的身影，有些納悶的問：「妳哥哥當真不去啊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周氏嘟囔了幾句，裴巧蘭離得近也沒聽清母親說的是什麼。正好陳氏也過來了，三人便一道出了門，陳氏一路都在和周氏說話，裴巧蘭跟在後面。

陳氏低聲和周氏說：「聽說城中的齊府派了管事的婆子出來，正在四處物色丫鬟，妳有沒有想過要送巧蘭進去？」

周氏扭頭看了女兒一眼。「送去做丫鬟？簽賣身契的那種？」

「聽說也有簽活契的，不用在主家幹一輩子，二十以後就能回來了。那齊家家大



業大，買賣都做到海上去了。齊家的太太、奶奶和小姐們自不用說，據說就連出來的那些一等、二等丫鬟個個也都穿金戴銀，比一般人家的正經小姐還要體面。你們家巧蘭勤快又能幹，長得也不錯，要我看，不如送去應個名，要是選上了，也能掙點銀子回來貼補家用，你們家的日子也就好過一些。那些外債不出一年應該能還清，再兩年茅草房還能換大瓦房，家裡有了錢，也就不愁娶不上媳婦。」周氏低頭想了想，方道：「大戶人家的婢女不過看起來光鮮，其實也沒那麼好做。與人為僕到底不自在，巧蘭不是十一二歲的小姑娘了，都過了十五歲，到了該說親的時候，再送去當丫鬟的話，等到出來就是老姑娘了，那時候要嫁人只怕難了。再有大戶人家的後宅聽說複雜得很，好多不清不白的事。」

陳氏聽到這裡便笑道：「妳到底還是捨不得她，我要是有妳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兒，早就替她打算起來，要是她命再好一點，被什麼老爺少爺看上，收做房裡人，那就擺脫了奴籍，一輩子的榮華富貴總跑不了。」

「玉珍，妳快別說了，我們家再窮也沒想過要送女兒去給人做侍妾。」

陳氏見周氏有些生氣，心裡也很納悶。大半個桃花村的人都知道周氏愛打罵女兒，還只當是嫌棄她，沒想到也會為女兒考慮，看來這裴家窮歸窮，倒是有幾分志氣。

「春香，妳也別惱，我不過隨便說說，只是覺得這天下的路子多得很，別把路給走絕了。」

周氏年紀漸長，身體也日益堪憂，洗衣燒飯都離不得人，身邊有個裴巧蘭，著實讓她省了不少的事，這也是她捨不得將女兒送去給人做奴婢的一個原因。

裴巧蘭走在後頭，對母親和丁家孀娘具體談了什麼都沒有興趣。

從桃花村到隔壁村子要翻過一座山坡，也不算太遠，太陽還沒到頭頂的時候就已經到了田家。

陳氏是附近幾個村子都有名的媒人，走村串戶的她自然也熟悉這個村莊，周氏母女跟在她的身後到了田家。

田家的老太太見了來者，連忙請她們仨進屋坐。

裴巧蘭看了一眼，就見田家外面的院牆塌了一大截也沒來得及修整，幾間低矮的茅草屋和一般的人家沒多大不同。不過田家人口多，一大家子人擠在這樣的屋子裡，還是有些侷促。

田家老太太殷勤的給她們倒了幾碗水，裴巧蘭正好口渴，也顧不得什麼規矩了，端了碗就大喝了兩口，不過可能是喝得有些猛，嗆咳了幾聲，立馬引來周氏警告的目光，便不敢再喝。

陳氏向田家老太太介紹了周氏母女，那老太太心中早就清楚，連忙含笑著點頭。

「你們裴家我聽過，當家的是個獵戶吧，聽說很有兩下子。」

周氏聞言，有些感傷。「我們當家的前兩年就走了。」

那田家太太很是驚訝。「走了？年紀應該不是很大吧？」

「走的時候才三十四歲，他是出去打獵的時候被野豬給咬傷了，找到他的時候還有一口氣，可大夫還沒趕到就嚥了氣。」

田家老太太聽了連忙唸了聲阿彌陀佛，一副很惋惜的樣子。

陳氏連忙轉移話題。「你們家的二丫頭呢？」

「下地裡忙去了。」田家除了老太太，家裡還有一個小姑娘，不過七八歲的樣子。

老太太對那小姑娘說：「去叫妳爹娘和二姊回來，就說家裡來客人了。」

那個小姑娘答應一聲，一溜煙跑遠了。

周氏笑問：「這是你們家最小的姑娘吧？」

「是，她是四丫，她下面還有一個弟弟，剛六歲。」那田家老太太年紀似乎不到五十，耳朵、眼睛都還很好，覷著裴巧蘭便說：「你們裴家的姑娘長得可真水靈，比我們家那幾個丫頭都強。」

周氏自然謙虛了一番。「中看不中用，外表看著好而已。」

得了這樣的評價，裴巧蘭心裡並不怎麼高興，於是低了頭坐在那裡也不言語。

陳氏又打聽了田家大姑娘嫁得如何之類的話，後來才又知道田家的三姑娘還沒十歲就送了出去給人當童養媳。這童養媳可不好當，陳氏在心中替田家三丫頭可惜。幾人隨意的話家常，田家老太太又將裴家的家境問得清清楚楚，周氏避重就輕的說了一番，自然沒有提家裡欠下的那筆外債，所以老太太對裴家看起來還算滿意。裴巧蘭聽著長輩們的交談也插不上話，坐久了就有些無聊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田四丫終於將她父母和姊姊叫回來了。

周氏與陳氏紛紛起了身，裴巧蘭也跟著站起來朝門口看去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田家當家的，一個黝黑又粗壯的尋常莊稼漢，後面跟著個身材矮小的婦人。

夫婦倆進了門，陳氏自然為兩方都做了一番介紹，大家陪著笑臉見了禮才又坐下。裴巧蘭發現田母的身量大概只到自家母親的肩膀，個子真的太矮小了。

只是田家二姑娘怎麼不見了？

直到門口傳來了女孩子嘰嘰咕咕的說話聲，她才又留神看去，只見那個小姑娘正和另一個姑娘說話，田二丫個子也不太高，容貌就是她母親的翻版，老實說長得並不怎麼好看，更沒身材可言。裴巧蘭心中暗想，她哥哥是個相貌堂堂的人，配這樣的嫂子還真是委屈了。

比起女兒的挑剔，周氏則要寬容許多，她拉著田二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那田二丫滿臉的羞怯，紅著臉不敢開口說話。

看罷，周氏鬆開了手，笑著說：「倒讓姑娘為難了。」

田家嬸子見女兒在跟前也不好說，便找了個藉口將女兒給支走。

陳氏低聲詢問周氏，「妳覺得怎樣？」

周氏只是點點頭。她沒有女兒那般的挑剔，在她看來，娶婦娶德，要個溫順勤快的就行，別的也沒太多的要求，畢竟裴家的家境也就那樣。這田二丫除了矮了一點，也沒有別的毛病。

田二丫和妹妹出去了，田家嬸子這才好開口。

「不瞞你們，我們家養了四個姑娘，現在家裡還有兩個。二丫是最勤快的，我也離不得她，可又不能留她一輩子，就想好好給她說戶人家。她大姊嫁得太遠了，想要回一趟娘家也沒那麼容易，二丫就打算嫁近一點。」

陳氏連忙幫腔，「我們兩個村子就隔了一座山，一點也不遠，距離很合適。」  
田家孀子笑道：「是啊，倒不遠。只是你們裴家的那個兒子我還沒瞧見長什麼樣子……」

陳氏又道：「他今天有事進城去了，個子高高大大的，相貌端正，和他爹一樣是個獵戶。」

田家當家的聽這些女人議論了半天，一直沒有開口，也不知在醞釀什麼，這會兒終於出聲。「我們田家養幾個女兒也不容易，二丫最好，想要她的話不是不行，拿十二兩銀子來就完事。」

一開口就要價，裴巧蘭對於田家當家的話也是吃了一驚，十二兩銀子……只怕將裴家賣了也湊不夠。

「十二兩？」周氏驚呼。別說十二兩，現在他們家裡就是五兩銀子也拿不出來啊！田家兩口子見她這麼大的反應，心裡立刻就明白裴家是拿不出這十二兩銀子的，那田家當家的更是不客氣。

「沒錢？沒錢娶什麼媳婦啊！什麼時候你們家湊夠這十二兩銀子，什麼時候來領人走。」

周氏被這話堵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。

這情況同樣出乎陳氏的意料，她看向周氏，卻見臉色大變的周氏已經起了身，只能尷尬的說：「你們的要求我已經知道了，這事回頭再說，再說……」

那田家老太太見兒子開了口，氣氛陡然變調，心裡不禁氣極。據說那裴家是積善之家，裴獵戶是個忠厚的人，跟前這閨女也安安靜靜，很是溫順的樣子，雖然還沒見過裴家小子，想來也不會差到哪裡去。只是還沒有進一步瞭解，兒子就冒出這些話，不是把後面的路給堵死了嗎？她瞧得很清楚，那裴家太太擺明一臉的不樂意啊！

裴巧蘭見母親已經起身，自然也跟著站起來。

陳氏還在打圓場。「家裡還有事，就先回去了，這事我們再商量啊。」

田老太太急忙起身來送，田氏夫婦卻坐著沒有動。

正在院子裡玩耍的田家姊妹見客人要走，那田二丫還是一臉羞澀，也不上前招呼，倒是田四丫過來和幾人道別。

從田家出來，周氏可是裝了一肚子的氣，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，因為心裡有氣，自然對女兒沒什麼好臉色，見她還在後面磨磨蹭蹭沒有跟上，沒好氣的斥道：「妳磨蹭什麼？還不快和我一道回去！家裡的雞還沒有餵，豬草也沒有了。」

裴巧蘭連忙答應，「來了，來了。」

田老太太卻拉著陳氏不放。「我這兒子活了一把年紀，還是學不會做人處事，說話得罪了裴家太太，還請妳讓她別往心裡去。我那兒子從來都是這樣，不管說什麼都不經過腦子，就算兩家真結不成親家也別成冤家，以後要是見了面連個招呼都不打，可就成仇人了。妹子，幫我好好說幾句，我們二丫馬上就要十九了，不能再耽擱下去，裴家要真有心，一切都好商量。」

陳氏見狀便知道這門親事還沒有完全落空，她是何等伶俐的人，忙說：「好，我

都記著，老人家別擔心，我和春香是多年的手帕交了，你的心意我一定會轉達給她。你們田家也再商量商量，要是有了什麼準話，來桃花村找我也好，直接找裴家也好，大家都是和氣的人。」

那田老太太又是好一番囑咐，待陳氏回過頭，早已不見裴家母女的身影，不得不加快了步子去追。

周氏身體不好，走得快了就喘得厲害，如今像是逃難一般的離開田家，又爬了山，眼見走了一半的路了，終於累得喘不過氣來，張大了嘴巴大口大口的喘息。

裴巧蘭見了，忙和母親道：「娘，別急著走，找個地方歇歇吧。」正好路旁有塊大石頭，她便扶著母親坐了下來。

周氏的臉色煞白，看起來很不好的樣子。

「娘，您不要緊吧？」

周氏咬牙切齒的回答，「一時半會兒還死不了！」

被這樣一噲，裴巧蘭也不知說什麼好，只能拉著母親在這裡休息了好一陣。

陳氏也終於追上了她們。「妳們母女倆走得可真夠快的，等到我回過神，連影子都看不見了。春香，妳這麼著急的走幹麼——」

「我不急著走，難道還在那裡任由人家羞辱我啊？我可嚙不下這口氣！」

陳氏聽了，不禁有些好笑，「春香，妳都活了三十幾歲了，這脾氣可真是一點也沒有改，再說那田家也沒怎麼著啊，妳就這樣氣，想開一點不好嗎？」

周氏小氣那是自小就有的事，陳氏也很無奈，接著她也坐了下來，拉著周氏將田家老太太的意思又說了一遍。

周氏聽後猶豫了半晌，後來才吞吞吐吐的問：「看樣子……那老婆子覺得我們裴家還行？」

「他們家的二丫據說都要十九了，老太太有些心急，就盼著找一個靠譜的人家。不過那二丫的父母……妳先別往心裡去，老太太說她會好好的和兒子、兒媳通通氣，要是有什麼轉機，會再上我們桃花村來。」

聞言，周氏終於平靜下來了，「不過不管怎麼說，田家在彩禮上肯定不會鬆口吧？」

「差不多吧，他們田家養了那麼多的女兒，肯定早就打定主意要把這些女兒賣個好價錢了。別的不說，就說他們家的那個三丫，小小年紀就給人當童養媳，嫁的那家人據說還是個殘疾，不知是腿有問題還是手有問題，但聽說那家人給的彩禮不錯，本來是打算讓二女兒過去的，不過合八字的時候出了點問題，就把三女兒弄過去了。」

裴巧蘭在一旁聽著，眼下沒有田家人，她也顧不得什麼了，直接就說：「他們家那個二丫長得不好看，個子還矮，哪裡和我哥哥相襯？這不委屈了我哥哥？」

「妳給我閉嘴！」周氏心裡仍舊有氣，自然想吼人。

可裴巧蘭這次沒有像以前那般乖乖閉嘴，而是繼續說道：「我難道說錯了嗎？這樣漫天要價，他們也好意思！以後真要攤上這樣的親戚，不得是哥哥的累贅？」話音一落，她臉上就遭了一記耳光，陳氏想要阻攔已經來不及。

「春香，妳幹麼打她？巧蘭說得其實也沒錯。」

周氏卻不管，氣呼呼的斥責。「這裡沒有妳說話的地方，給妳哥說嫂子，妳能插嘴嗎？」

事關對自己最好的哥哥，裴巧蘭難得的不示弱，「哥哥出門前，我答應過他要好好替他把關的，我想哥哥相看，難道不成？」

「妳再吼一句試試！」

見周氏氣紅了臉，陳氏連忙從中勸阻。「好了，妳們娘倆這是怎麼回事？都少說一句吧！大冷天的也別冒什麼火，有話好好說。」

從來就是如此，母親從來不肯好好聽她說話，她們母女間連心平氣和說句話也是不行了。失望至極的裴巧蘭只想早點擺脫這個家，可想要擺脫，除了嫁人，似乎也沒別的路子。

她一個人在前面默默的走著，心裡裝了許多事，感覺亂七八糟的。好不容易回到家，周氏就躺床上去了，將家裡所有的活都扔給了她。

裴巧蘭沒有怨言的忙內忙外，一直到天黑也不見哥哥回來，她跑到虎子家打聽，才知虎子也沒有回來，看樣子兩人是決定在城裡住一晚了。

從虎子家回來的路上，正好遇見孫青蓮和她二哥，孫青蓮見了她，主動上前挽了她的胳膊。

「巧蘭，今天妳去哪裡了？上午我去妳家，見妳家都上了鎖。」

裴巧蘭不想提田家的事，便輕描淡寫道：「和我娘走親戚去了。妳找我有事啊？」

「前兒見妳繡的鞋墊好看，我想問妳要花樣。」

也不是什麼大事，裴巧蘭微笑著點頭，「那好，明天妳來我家吧，我在家等妳。」孫青蓮笑著說好。

一直在一旁的孫青蓮二哥孫青雲則乘機開口問候裴永州。

「我哥和虎子哥哥去城裡了，這不到了晚上還沒回來，所以我才來虎子哥哥家問問。孫二哥找我哥哥啊？」

孫青雲點頭。「是啊，我想和他一道進山去打獵。」

孫青蓮聽了不禁詫異。「二哥也想去打獵？你有那個本事嗎？」

孫青雲臉一紅，急忙說：「怎麼沒有？再說我不是可以學嗎？裴大哥肯定願意教我的。」

裴巧蘭聽著他們兄妹的談話，不知不覺間，已經快到自家門口了。

孫青蓮想了想，和裴巧蘭道：「巧蘭，以前我們幾個常去山裡玩耍，回頭妳問問妳哥哥什麼時候得空，我們再約著一道進山去？」

「好啊。」

孫家兄妹這才和裴巧蘭道了別，一同往家裡的方向走去。

孫青雲沉默了好一會兒，突然問妹妹，「青蓮，妳是不是看上裴家大哥了？」

孫青蓮的反應比他所想的還要激烈，登時就跺腳道：「二哥，你別胡說，沒有的事！」

見狀，孫青雲歎息了一聲。「阿蓮，我是妳哥哥啊，當哥哥的自然明白妹妹的心思。其實這也不是什麼丟臉的事，妳看上他也很正常。」

孫青蓮低了頭，匆匆往家裡走，孫青雲就跟在她身後。

「阿蓮，妳也別惱，不如我們回去好好的和爹娘說說，請他們幫忙做主怎樣？」孫青雲驚得轉過頭去，「二哥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夜色朦朧，她有些看不清哥哥的臉。

孫青雲輕笑，「什麼意思？就是想要撮合妳和裴永州啊！我們得好好的利用機會。我聽人說丁家的那個媒婆正忙著給他說親，我們再不採取行動，只怕什麼機會也沒有了。」

孫青蓮吃驚不已的望著她二哥，又道：「你都聽誰說的？」

「這個妳甭管，反正消息很可靠。阿蓮，這事我可是很支持，所以妳不要害怕，也別害羞，勇敢的往前走就行。」

可孫青蓮哪可能不害怕？她怕得要死。

孫青雲只是拍拍妹妹的肩膀，給她鼓勵。

Crescent Family